

S 世界名家经典画廊
HIJEMINGJIAJINGDIANHUALANG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列维坦画集(上)

LIEWEITANHUAJI



橡树 1880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维坦画集. 上 / (俄) 列维坦绘. —天津: 天津人民
美术出版社, 2007.1
(世界名家经典画廊)
ISBN 978-7-5305-3394-9

I. 列… II. 列… III. 油画: 风景画—作品集—俄罗斯—
现代 IV.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9592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 刘子瑞 网址: <http://www.tjrm.cn>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8 印张: 3.5

印数: 0001-3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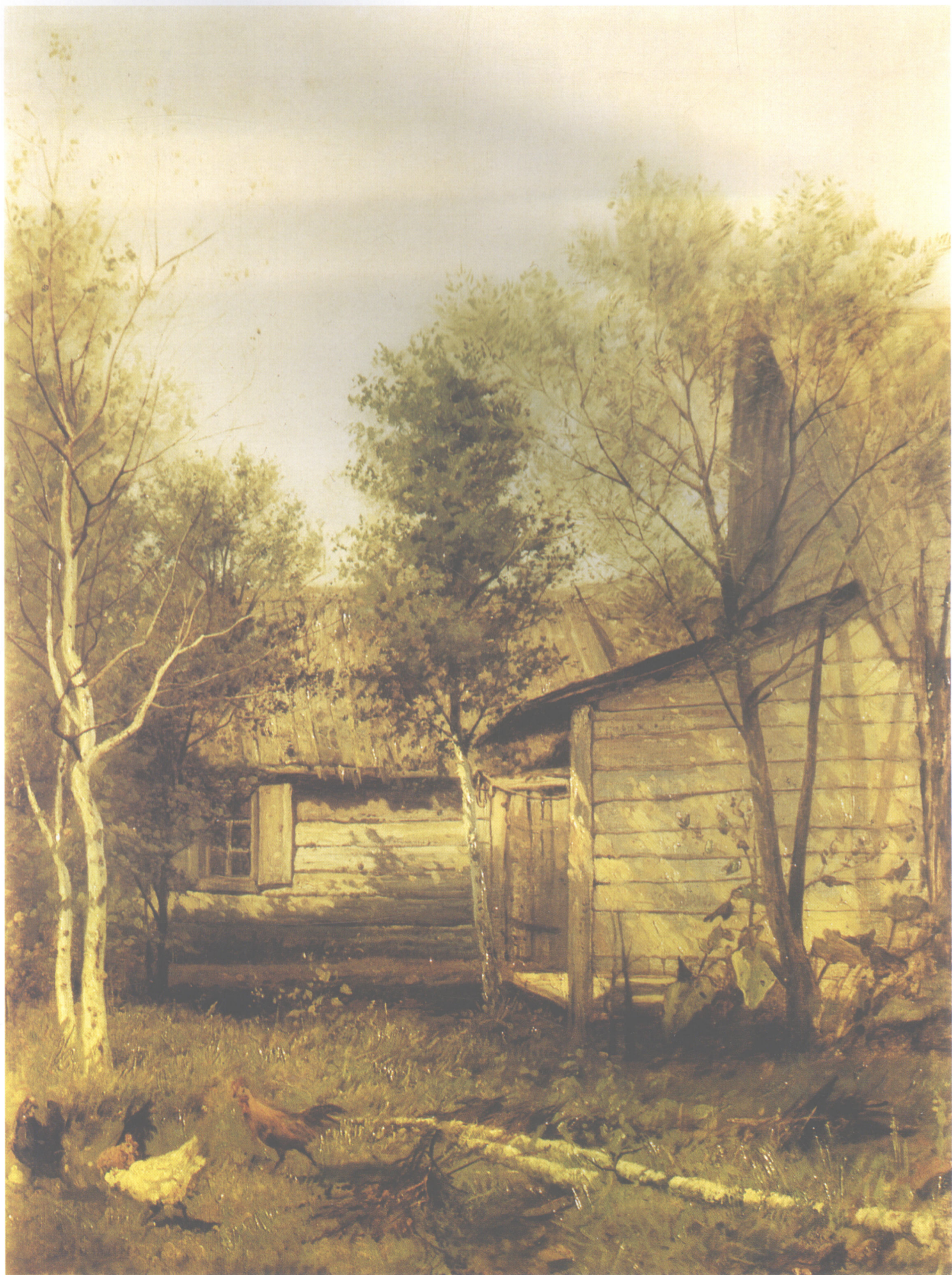
列维坦像 谢洛夫 82cm × 86cm 1893年

“俄罗斯第一风景画家”——列维坦

伊萨克·列维坦是19世纪俄罗斯卓越的风光画家。他艺术作品不仅仅属于俄罗斯和欧洲，而且是永恒的属于全人类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民主运动高涨，影响着画家的思想。他和契诃夫一样，在作品中表现出激动和喜悦的情绪以及对生活的信心。列维坦创造的作品总是有纪念碑式的构图和朴实简练的艺术语言。他对自然景物进行高度的概括，创造出具有深刻思想的俄罗斯大自然的综合形象。他的画充满了温柔的诗意和深深的哀愁，表达了一种对社会的沉思以及对俄罗斯故乡强烈的热爱之情。

关于列维坦的传记和个人资料留存至今的很少。他的存档被安排在阿达里夫。列维坦是典型的传奇艺术家——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辛和贫困，一生在繁重的劳作和艰难中度过，后来才获得成功和赞美。

1861年列维坦出生在立陶宛山城基巴尔塔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在当时受到过高等教育。他不仅仅毕业于专业学院，而且精通法语和德语。在俄罗斯利多夫的一家法国铁路建筑公司工作。列维坦的童年在莫斯科度过。列维坦有一个大家庭，有6个成员（哥哥阿多里夫、两个姐姐、列维坦、父母）。由于繁重的生活负担，1875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又过了两年他的父亲也去世了。1873年列维坦12岁时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刻学校半工半读，师从萨符拉索夫和波连诺夫。列维坦表现出惊人的艺术天赋，并于1877年3月在莫斯科的巡回展览会上展出了两件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春天》、《夜晚》。1879年—1880年列维坦的作品《冬天》被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美术馆收藏。



阳光灿烂的日子·春天
1876年—1877年



河旁的乡村与麦垛 190cm × 127.5cm 18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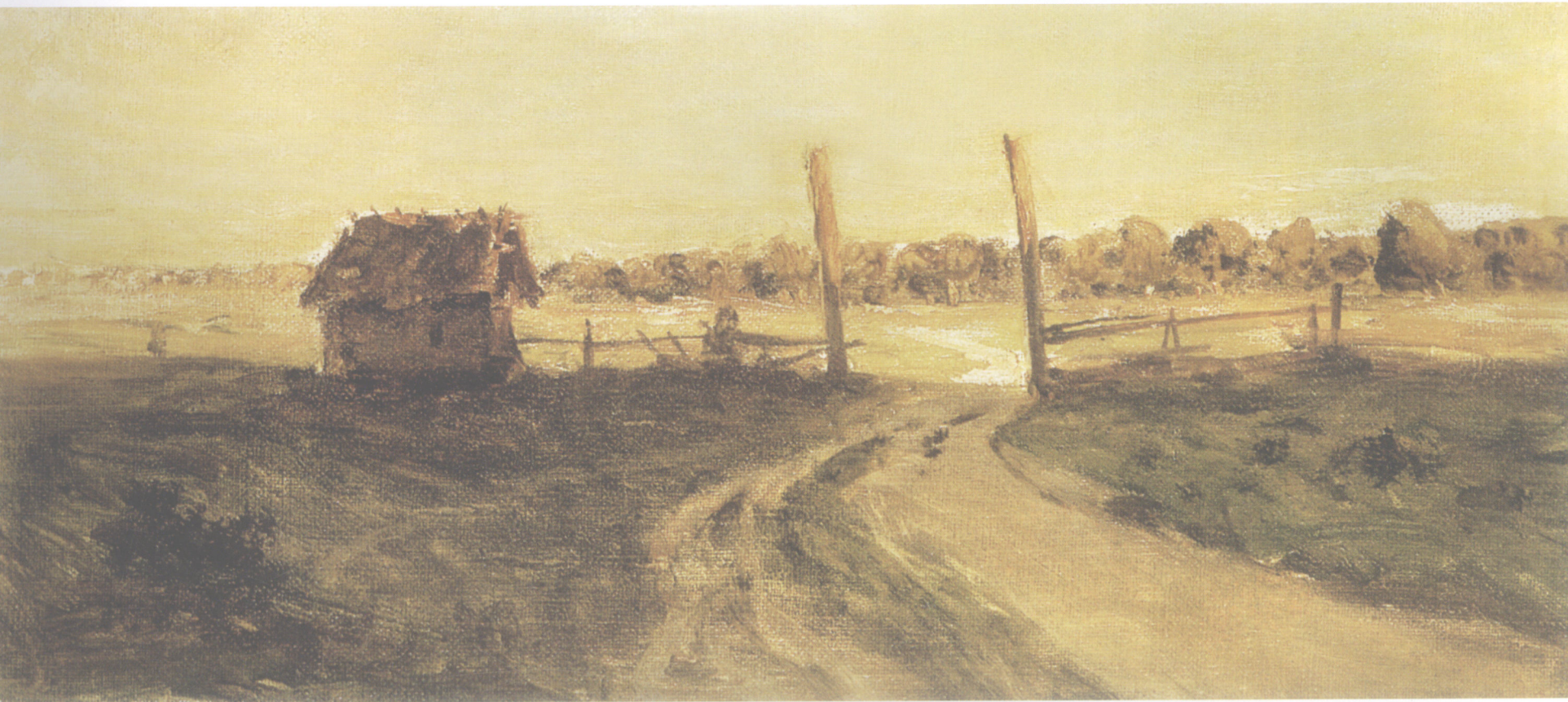


乡村旁的柳林
21.5cm × 30.5cm
1880年

列维坦在学期间正巧处在学院派鼎盛时期。莫斯科艺术学院派和彼得堡高等学院派的自由先进派相对立。先进派最著名的大师萨符拉索夫提出了自然风景画派，积极鼓励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从事自然风景画。其中列维坦受到巨大的影响。

在那一时期萨符拉索夫十分推崇法国巴比松画派的风格，并有收藏。列维坦从中大量吸收它的彩绘技巧，列维坦的绘画天才在班级中很快大放光彩。曾经以《白嘴鸦归来》一画而成为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奠基者的萨符拉索夫对他格外青睐，不但向他传授技巧，而且把俄罗斯绘画的文学性传统以及如何在风景画中用深刻的抒情手法加以体现的做法，教给了这位天性聪颖的学生。

1883年列维坦的家庭几乎没有能力负担他的学业，终于有一天，学校宣布将革除他的学籍，因为他始终没能缴上学费。列维坦收拾起自己的画夹，准备离开学校。他一句话也没说，自小他就胆怯羞涩。他的同学，后来同为风景画家的斯维托斯拉夫斯基回忆道：“当时成百个学生就像一个人那样，大家在一起低声商量，一下子就凑足钱数交给办公室。”列维坦在莫斯科绘画学校的学业得以继续。那时，他就已经是公认的天才了。帮助他的同学中有一个或许是契诃夫的哥哥，正是通过他，两位俄罗斯的艺术家的互相认识，并且彼此钦佩。他们是一生的朋友，是那种在孤独困难时立刻就能想起的朋友。



夕阳·村庄 18cm × 40cm 1899年



蜂房 24cm × 32cm 1880年

1885年列维坦在学院毕业，毕业论文得了五分。并开始了艰苦的创作生活，他跑遍了莫斯科郊外，又沿着伏尔加河沿岸旅行，与俄罗斯的天空、森林、河流、土地深情对话。列维坦画作中那挥之不去的忧郁情调，也许就来自他的人生阅历，因为他的心灵经常充满了忧愁。然而，更主要的应该还是来自画家对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残暴统治下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的忧虑和同情。从列维坦的画作中，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他对大自然的崇敬和热爱，感受到他的心灵与大自然的融合。列维坦在写给挚友、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的一封信中说：“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爱过大自然，对于它如此敏感。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这种绝妙的天空，它流注于一切，但非人人能见，甚至无以名之，因为它不是理智与分析所能获得，它只能由爱来理解。没有这种感觉就不能成为画家。”

1884年，23岁的列维坦首次参加巡回展览协会的画展，1891年成为它的正式成员。后来，成为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的教授。列维坦在风景画中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勤奋地在俄罗斯各地写生，在写生中满腔深情地使画面具有诗意的境界。他常年沿着伏尔加河写生。曾经哺育过列宾和瓦西里耶夫的伏尔加河，同样给列维坦以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无限丰富的题材。尤其是1886年—1888年的伏尔加河之行，使他洞察到大自然美的真谛，概括地处理和谐的自然色调，形成了成熟的抒情风景画风格。

在大自然面前，列维坦如此敏锐，而在列维坦的眼里，大自然又是如此生动，每一个普通的角落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都取材于平凡的景色，但画家就



黄昏·月亮
26cm × 35cm
1899年



月夜 29.2cm × 51.3cm 1899年

像点石成金的术士，一下子把它变成了美丽的画面。

列维坦在这样的“炼金术”里所使用的魔杖便是色彩，他那精彩的色彩使当时的许多画家为之折服。他的著名风景画作品还有《金色的秋天》、《通往弗拉基米尔的路》、《深渊旁》、《三月》、《白桦林》、《融冻的季节》等。

莫奈与蒙克都与列维坦处于同时代。莫奈比他大20岁，蒙克比他小3岁。虽然3人在气质上相差很远，莫奈沉静客观，蒙克狂热极端，列维坦则浪漫深沉，他们都是感受、观察和表现的天才，或者说是一种概括和提炼视觉因素的直觉，这使他们都逐渐更多地采用抽象的笔触。列维坦给后人留下的现实主义画家的印象，恐怕是因为他的生命太短促了。他比莫奈整整少活了46年。

与同时代的俄国画家比，列维坦更有一种深沉宁静的气质。他喜欢画水，水是静谧的，尤其是夜晚乡间的水。



寂静无声
96cm × 128cm
1898年



干草垛
59.8cm × 74.6cm
1899年

成名后的列维坦常在旅途中。他在伏尔加河沿岸作画，有幅《雨后的Plyos》中的Plyos是他常逗留的伏尔加河畔小镇。画里颇能展现他心爱的冷色调。雨后天光乍现，万物的色彩仿佛都刚被水洗去，收敛着。在这单纯干净的光源下，色相的冷暖变化就更细腻。草色，沙土色，天色，水色，山色，远村色，都一点点地深入灰蓝的调子里。这种由宽阔的景深与细腻的渐变所烘托出的灰蓝，格外旖旎。

如果说东山魁夷的蓝是装饰性的，马蒂斯的蓝是高纯度的，塞尚的蓝是富于结构感的，那么列维坦的蓝则独具一种温婉而明净的人性。

他在1895年以后的作品，在造型上越来越简练，也许是旅欧后的心得，也许画《干草垛》是对莫奈的敬礼，然而列维坦画的干草垛是没有外光的，它更多的是一幅内心影像。黄昏，雾气在田野里白蛇一样溜过来了，你甚至能闻到潮湿的泥土与稻草的气味。再看看他的《夏天夜晚》，画的重点在影，而不是光。岩石上的影子是强烈的，篱笆的影子是静默的，云的影子在飘移。你看见黑暗漫步而来与光明的易逝。这一阶段，他的诗意更浓烈，虽然还是隐含在景物里，可是正欲喷薄而出。



列维坦的代表作《深渊旁》取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1892年夏季，31岁的列维坦来到离莫斯科不远的乌维尔斯克州，借住在一所庄园里写生作画。就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了那个感人的故事。故事说：从前有一个磨坊主的漂亮女儿与一位放马的英俊男孩真心相爱。但是，这件事被女孩严厉的曾祖父知道了，他勃然大怒。为拆散这对鸳鸯，他设法收买征兵局，把这男孩抓去当了兵。旧时帝俄的兵役制是终身制。姑娘闻讯后深感绝望，便来到野外密林中的一个深水潭，从用枯木搭建的桥上跳进了深渊。……这个故事使画家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产生了共鸣。每当傍晚，他从自己住处的露台上透过昏暮向远处望去，似乎就能看到那去过多次的被幽暗的树林包围着的深水潭：潭水微起粼波，倒映着天边的云……

列维坦的《通往弗拉基米尔的路》通过描绘笼罩的阴云，遗弃的路标，荒凉的原野、墓碑，增加了悲凉气氛，它形象地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布满苦难、鲜血和眼泪的道路。画家在这极单纯的艺术形象中，对苦难的俄罗斯革命者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列维坦这位俄罗斯杰出的风景画家还是古老的罗西亚田野上的“农夫”，还穿着套头衬衫树皮鞋，还用桦树条抽打身子；还满足地抹一把大胡子，闻着盘里的酸黄瓜，听着茶炊吹哨。他的《金色的秋天》绚丽又深沉，是真正的俄罗斯的秋天，不是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那些树，那些活的树，那些有生命的树，那些轻歌曼舞的树，那些哗哗欢语的树，是和树本身一样真实存在着的画中的树。《深渊旁》所呈现的树丛前面深黑的小河，桥是三根剥去皮的原木搭架，过桥即见因为泥泞怕滑倒而铺了木板的小路，一拐弯便消失在密林深处。夕阳余晖让河面波纹如网筛金砂，点燃起霎时的狂喜，一刻钟后，天色将会黑下来，四周景物宛如画题命名的《深渊旁》。于是，所有高矮不等的树木都长长



深渊旁

150cm × 209cm

1892年

地吁了一口气，一直到黎明，此起彼伏的叹息都不会消歇。《黄昏》所表现的小木屋旁的白杨树，像挺拔的小伙子般仰望半圆的月亮——如老祖母的纺车旁叫做阿细亚的姑娘的脸容，他蘸点娇嫩的柠檬黄轻轻的一笔，便凸现在甜蜜的紫蓝色的夜空中。不是白夜，犹似白夜，草垛像一对对相拥的情侣；白桦树围抱的牧场，一边是藏着夜莺的森林。月夜无人，浮现着一支民歌。《湖》所表现的牧场静悄悄……他画的那些云：那些多情的云，那些夏日晴空的暖色的云，那些压着雪原的灰暗的云，那些凝定若海市蜃楼的云，那些如盲丐抱着六弦琴行吟俄罗斯的飘泊的云，那些墓地上空层层叠积的云，那些倒映在湖水中嬉游的云，那些衬着远岸城镇的教堂和市集的云，那些解冻的春潮般漫过小白桦林的云……列维坦始终在画他深爱着的俄罗斯母亲的肖像，从少女到老妇，他熟悉她脸上的每一根纹路，熟悉她体内分泌出的不易消散的泥土和汗渍和乳汁的特殊气味。特殊的树和云啊！

列维坦的艺术不仅限于画家所充满热情地向我们展示的大自然的生活，而且有更加深刻的意义。他善于通过风景提示俄国的社会生活，他的画启发人们思考生活的意义。他使用响亮的、饱和的、大胆的对比色彩以极其概括的笔触画金黄色与天蓝色。他喜欢调子丰富的画，在一种色调里达到非常优雅而柔和的层次变化。

在列维坦的笔下，黄昏、傍晚、暮色是经常表现的主题。《晚钟》描绘的便是黄昏降临的郊外景色。画面中央是一条宁静的小河，对岸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丛中远远地可见一座带蓝色圆顶的教堂，旁边是修道院的钟楼，红白相间，尖塔顶上还有一个金色的小圆顶，河面上隐约可见教堂、钟楼的倒影。那是在莫斯科郊外谢尔吉镇看到过的风景。河的一边靠着两条小船，透着一股萧索，有一种“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墓地上空》也是一幅名作，画面上天空布满阴云，一条无波的大河，河边是暗绿色的草地，零星可见几个墓碑、一间小木屋，同样笼罩在灰色中，表达的情绪犹如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悲怆》。



如果说上述两幅画仿佛电影中远景的话,《池塘边》却如一个近景特写,粗大树干搭成的木桥架在池塘上,在绿得发黑的树林上空,夕阳的余晖还未褪去,池塘泛着点点金光,一切细节都那么清晰,呈现出一种光与影的和谐。

然而,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亮色。特列恰科夫美术馆藏的作品《新绿》,画面上是一幢乡间小屋,被深浅不一的透着黄色的绿所包围,画的名称就叫做《新绿》。而《白桦林》是一幅杰作,被表现的是小白桦树林的一角。阳光在白色树干和鲜绿色叶子上颤动着、游戏着,旁边是鲜嫩多汁的青草和星星点点的蓝色小花,画面的色彩是柔和的、新鲜的,同时又是明亮的。它被称为“俄罗斯印象派”的代表作。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作品更充满了蓬勃的活力。《三月》中,虽然大地上仍覆着厚厚的积雪,白桦树干仍是光秃秃的,但天蓝得令人陶醉,木屋顶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那幅著名的《金色的秋天》画面充满了阳光,湛蓝的天空仿佛活生生的会呼吸似的,天空飘浮着灰白色的云,阳光穿过云朵照耀在同样蓝得发亮的小溪上,田野正在由绿变黄,树叶已全部变成金黄色,清晰可见的笔触宣泄着画家心中涌动的激情。

俄罗斯艺术史家认为,是独特的心理的细腻感觉,以及对大自然状态的敏感和热爱,构成了列维坦绘画的诗意。他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瞬间的美,并用自己的画笔将它表现出来。他的作品也是人的心灵画面在大自然中的反映。他将大自然生命的表达与人类的体验极好地融为一体。

这位非常诗化的风景画家似乎是位从俄罗斯莽莽森林中走出的精灵,只需轻轻舞动手中的画笔,俄罗斯大地的广袤、宁静和忧郁就像诗句一样萦绕在你的四周。他也像从闪着残阳余晖的潭水中浮现的一抹迷人的微笑,让你的目光追随他的色彩所营造的意境一直沉下去,陷入深深的陶醉和迷茫,恍然不知身在何处。《三月》,早春三月,大地正欲



通往弗拉基米尔的路

79cm × 123cm

1892年

苏醒，春风像希望一样在冰雪下萌生，残冬在与大地作最后一次告别。恐怕只有在满目洁白冰雪下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列维坦笔下的早春三月，它不是亚热带已经满目葱郁的喜悦，也不是海洋边城市新鲜的潮腥海风，而是隆冬以一种深沉的、庄重的方式留给春的礼物：依然是厚厚的残雪堆在林间小道两旁，沉积在守林人木房的屋顶。雪野生趣——这是《三月》的基调。早春三月，眼见又一个冬天要过去了，列维坦呼吸着眼前白茫茫、甜丝丝的雪后空气，似乎听见身边的小河有冰雪融化裂开声音，他兴奋，他充满希望地对着河对岸丛林微笑一下，想着那里守林人一家住着的木屋前现在该是什么情景。一幅画面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不，他很快否定了这个角度的构图，太正面太整齐和对称了，虽然这样守林人家里可爱的孩子及他们温暖的家可以给早春增添一点希望和生趣，但是，列维坦的主要创作风格是以浩瀚苍茫的风景，于无声处地展现生机的。如果将视线从侧面投射过去……就是这样！列维坦为自己在头脑中勾勒了另一种构图而兴奋不已。然后，他背上木制画架和绷上内框的油画布，提着装满油彩、松节油、调色板和各种画笔的木箱出发了。一路上，他不断地用挑剔的目光审视自己心中的创作——他太熟悉这片风景了，他为了这种让他产生强烈创作欲望的景致已经多次深入丛林、观察良久了。脚下的雪非常洁白，没有人来打扰这里的宁静。列维坦时常徘徊在此而踩出的小路清晰可见，他听到雪踩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有节奏的音乐，抬头看看光秃秃的白杨树梢，似乎看见一群麻雀。画家心中的愉悦让他甚至吹起了口哨来和这雪之曲。他支好画架，用单色的油彩勾出构图轮廓，然后创作灵感喷涌而至，那些色彩像长了翅膀一样神奇地飞入画中。列维坦太专注了，他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早春的料峭，忘记了春风能唤醒大地和河流，也能刺入人骨。画面上近二分之一的是大地，那种沉厚、洁白、不曾污染的白雪，散落在木屋前和屋顶上，门前的积雪被清理堆积在树根，待大地回春后会融化为滋养林木的雪水。积雪，也覆盖着远处的丛林，悄然驻留在松树的针叶上；像温暖丝绒被



黄昏 50.5cm × 74cm 1900年

子，为大地保温御寒，也给这世界带来一派宁静、祥和与神秘。木屋的白桦木板上的漆变成了淡黄色，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在肃杀的严冬里，有一种温暖的和谐。室内有孩子和笑声、手风琴声和歌声。这一家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就这样在我的画里定格吧。而列维坦的目光更愿意投放到更深远处。木屋旁有几株光秃秃的白杨树，笔直、秀颀，很像浪漫忧郁的抒情诗人在吟咏。而其中某棵树梢上，还有一个鸟巢，哦，那也许是守林人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安放上去的？如今伴随着寒来暑往，他的儿子也像杨树一样变得笔直秀颀，而那鸟巢，也让多少雀儿长大、飞走。远处和门对面是苍苍茫茫的松树，虽然经历数冬的历练让它们变得苍老深绿，但在这春寒里它们正在孕育着复苏和翠绿的讯息。

画面中央地面迎着视线的是一条清过积雪的小路，那是守林人一家每日出行之路。列维坦仿佛听见孩子们坐在马拉雪橇上的欢歌笑语，马儿脖子上的铜铃清脆地响起。如今只有这匹马和它拖着的雪橇停留在门前，它几乎占据了整幅画面的中心。他不用将这匹马画成多么威猛高大，这匹老马能够在俄罗斯苦寒大地上走过许多冬天，它的生命本身也值得列维坦把它放置到画面中。在这人烟罕迹的大地上，有这匹马，已经让列维坦感受到了生命的乐趣。

为了平衡画面，列维坦又将目光放到木屋门廊的细节。四根门梁柱子支撑着尖顶的雨篷，雨篷上零星散落着积雪，让画面有点跳跃感。可能是冬天御寒而临时装上的二道门吧，在北方常见这种装置。门边随意地扔着一只木桶，让这种人气的感觉更浓。列维坦正是以这样一种温暖：让单纯的风景画面里显示出生命的迹象。即使满目苍雪，但画面色彩明朗，甚至有画面上方亮色的蓝天，让我们处处感觉到早春的生机。

列维坦被他的同时代人盛赞为“俄罗斯第一风景画家”，在19世纪后期，他和弗鲁贝尔（1856年—1910年）一样，是拿着画笔的真正意义的诗人。他们都很短寿，前者由于两次开枪自戕，虽未及致命，但有了“忧郁骑士”的绰号；后者则受精神病和双目失明所累，在痛苦中足足煎熬了四年多的光景，最后在“天魔”的劫掠中一命呜呼。列维坦在1896年岁末已经得了大动脉扩张病，契诃夫在日记中说他胸前装着黏土，想必画家暮年的日子很不是滋味。这两个天才虽说都十分背运，却同样在绘画里穷究着一种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原始伟力，进而昭示了悲剧的纯美，因此，他们生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过去的时代。

从表面上看，列维坦仿佛是俄国的莫奈，他极欲刻画自然的变容，并以印象的方法从事写生。他用马车把画布载到深渊的边上，他反复在幽闭的河湾处捕捉钟楼尖顶的落日余晖，然后将无数次的印象与回忆综合成一张张的杰作。他甚至也像莫奈那样画过草垛，并喜欢表现时代中的新生事物，譬如林间疾驰而来的火车，以及伏尔加河道上航行的机轮。然而这个人在本质上却决不同于莫奈。首先，他的生命核心里总是披拂着沉重的阴郁，如同伏尔加河上苍凉的暮霭——这种史诗化的局面要么是在表明他们艺术与中产阶级赏心悦目的格调迥异其趣，要么是在复述一个伟大民族固有的悲剧品格。其次，他似乎不为风景的表象感动，而是以古老的教堂与低矮的木舍同伟岸的大自然相互对峙。在这个过程中，他更像一个悲叹的文明人，这人正站在古老与贫困的边际上回望他的家园，于是他既眷恋又满怀憧憬，似乎大地的景象正在衰微，而每一次的怀念只是一首敬畏的、朴素的挽歌。

那些风景之所以超越了自身的表象而具备了深刻的悲剧性，即在于穷困的现实与富足的风景的相互对峙。在画家笔下出现得最频繁的有关人类的物象是“教堂”与“村舍”，它们代表了沉滞的力量，当这个力量与生生不息的自然对照起来，反而构成了单纯的美。契诃夫就曾诙谐地说过，假如他富有的话，一定要把列维坦的“村庄”统统买下来。说这话的人，分明是从风景之中领悟到一个更普遍而真实的意义，他像画家那样，使风景变成了悲惨世界的一面镜子。倘若人类在现今突然以其富足的物质光环顾着周遭萎缩的大地景观，那么这个文明必将为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不再有单纯的美，因为我们漠视了艺术家曾在自然中蒙受的启示与恩泽。

正因为这样，列维坦成了19世纪俄国风景画艺术最后的终结者，“风景”对于列维坦乃是最后的“风景”，它不可延续；反过来他也不能被复制。在俄罗斯，还没有第二个画家能像他那样，既表达自然的隐秘，又深切地关注着人文的历史现状。



索柯尔尼基之秋 63.5cm × 50cm 1879年



金色的秋天 82cm × 126cm 1895年

